

刘道平诗三首

望云

千重接万重，
各色竞长空。
狂发冲天气，
恐吹落地风。
平时深莫测，
霎那影无踪。
多变谁能识？
抬头一望中。

秋枫吟

夕阳轻抹枫，
红上又重红！
问尔传情叶，
何时入梦中！

采摘豇豆

一弯翠竹一弯莲，
一抹阳光一树蝉。
我自埋头沾地气，
任他小燕舞蓝天。

蔡长宜诗二首

失联有感

空中楼阁雾中花，
心上美人云上槎。
鸿雁停飞光不度，
锦书难托恨尤加。
三声吟啸乾坤转，
五内回旋山水斜。
移动复疑驰海宇，
相思方许越天涯。

不速之客

连宵风雨闹西厢，
老鼠身形下顶梁。
翻倒台边杯盏物，
惊回床上梦魂香。
幽冥硕大逃毛帚，
暗角多重匿粉墙。
一夜失眠天欲曙，
中秋无约尔为作。

重阳心语

□ 范家成

若干年后的今天
或许 我已撑着拐杖
踽踽前行于日暮穷年

凝视落叶纷飞
细数月升日落
惆怅如箭飞逝的光阴
梦想再来一次人生跋涉

拐杖丈量下的熟土
忽冷忽热 忽明忽暗
抑或一声鸟鸣
就是夕阳余晖下的一声叹息

悬在膝下的老年机
偶尔传来几句假惺惺的问候
不切实际的祝福
让孤独的心早已分崩离析

怀揣在心中那些年轻的梦想
此时已支离破碎
倘若如梦之舟再度启航
我必展臂抡桨 劈波斩浪
随梦远洋

冬天

□ 夕夏

一只黑色的蝴蝶从飞舞到枯萎
是把秋天裹在一滴露水
用无数个清晨，用无数次万物的抖动
在冬天顺草叶慢慢滑落

一个露珠破碎的过程，就像
“把北方等雪的男人融化，雪来了
带着他呼吸紊乱的节奏”
不用怀疑他的姿态，那片叶子
里蕴藏喜悦和孤独
偶尔心酸

我的花园里没有过冬的花草。归于尘土
有俯身伤感的悲伤
突然袭来



水润天全

一

以“天”为名，需要胆识。作为自然崇拜链条的顶层，“天”俯瞰众生，高高在上，与之齐名，心理障碍是个问题。所以，才有世上难事，当数“登天”。为此，老子从哲学层面，又虚拟出“道”。主观精神的“道”，玄而又玄，在“自然”面前，还得拜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天”，因为“自然”，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登天难，自然却在身边。

“天”字号的地名，有两处我看有来头：“天全”和“天水”。

甘肃“天水”，有些历史了。“天水”的得名，据说因为闹旱，百姓苦不堪言。终于有一天，地上凹现一湖，以为“天水”赐福。地质学家推测，当地可能经历了一场地震。

叫“天全”的，在四川有两处：雅安的天全县和广安的天全山。广安天全山，名气不如雅安天全大，是兴盛于明清的一座道教仙山，现尚存道教活动遗存“天全山寨”。雅安的天全，据说与“天漏”有关。文献记载有两处：一、“境内有天全山，且自来多雨，在古大漏天之间，而飞仙关入口处，旧名‘漏阁’（今飞仙关），古称‘漏天’，俗称‘天漏’，易漏为全，故名天全。”（清·《天全州志》）二、“元易其名曰天全”（清·杨振业《灵和乘略》）。上述文献传递了三个信息：一、天全得名最早在元代。二、先有天全山，后有天全。三、天全山在大小漏天之间，自来多雨。这是比较主流，也是比较委婉的说法。

民间的讲述，也与天全雨水有关，不过比较直白了。天全多雨的来头，有两种说法，一说天漏山把天捅破了，一说女娲补天时漏掉了一处。两种说法，都提到“天漏”。这事到了武周时代，蜀地官府，三天两头向女皇武则天报告，说天漏山“天漏”了，阴雨不住，百姓苦不堪言。“天漏山”？女皇听着就晦气。一道圣旨，“天漏”改作了“天全”。

委婉也好，直白也好，都赋予了“天全”一名的智慧和想象。“漏”，形声字，铜制有孔，以滴水或漏沙计时。“全”，一作“仝”，会意，篆文从人，从王（玉），意思是上交的玉，完整无缺。“漏”避于身后。一张叫“仝”的素纸，转过身子来。她是谁的女神？本为“漏”，却称“全”，转了一个巧妙的弯角，叫玄机也可以。向下的情绪，被遏制、释放，逆转为明天的预期——雨水在退却，阳光在赶来，人生苦短，在时间的面前，纷纷瓦解，一切都会好起来……

二

天全人的幸福，满满地溢于“天全”的字面。甚至念着也是怀旧感暖暖。“欢迎来到（天）全来耍。”天全当地人，念“天全”叫“迁全”。此种现象，学术界认为是“古音化石”。但在古腔的溯源上，存在分歧。温少峰认为，天全县土著系古氏羌的一支之徙（斯榆）——青衣族或青衣羌族，汉起接受华夏文化，读“天”为“羌”，应为华夏文字与古蜀语的对译，意高原族人（参见温少峰《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此说仅从“天”与“羌”的联系作推测，忽视了“全”的存在，我认为有些牵强。若按温少峰的逻辑，“全”也是音译，意思大约相当于“地方”。但是，除了“天全”，我没有找到蜀地还有“×全”的其他佐证。我更相信天全土话把“天全”念作“迁全”，与天全的山西移民语音有关（参见苏华强、崔荣昌《晋语对四川天全话的影响》）。唐末入蜀的杨姓先祖杨端（后来繁衍了杨土司一族），及所带兵士，大多为山西人，他们的后代在天全那个闭塞的僻壤，保存点家乡土话特质，是农耕文明时代故土密码和集体记忆的投射。天全土话，以八百年的时间尺度，成功地对抗和缝合了空间意义的千山万水。于是有意思的现象来了：三处“吾乡”，两处地理的，山西洪桐和四川天全；还有一处精神的，它存于乡音生处——天全土话，是天全人日常念念不忘的故土崇拜。乡音无改，言于表，铭于心，刻于骨，千百年绵延。

易“漏”为全也好，移民语音也好，可以理解为“物”的意义的地理空间崇拜，属于自然崇拜的表象层次。而我以为，“天全”之名，不止于此，或有更为高级的某种追求。

《天全州志》说，“天全”得名，因为境内有天全山。天全山在哪里？没有任何记载。天全的朋友也不知道。天全山多，有名的就那么几座，没听说过有一座叫“天全”的。古籍里明明说，有这么一座山的。也许它改了名，今天，我们不认得了。类似的情况，我在《天全州志》里找到了线索：“太元山位于蜀之西。”线索表明，天全州曾有一座山叫“太元山”。然而，天全的朋友摇头，他们也不知道何山为“太元”。“太元山”从名字上看，应与道教有着强烈的关联。天全是早期道教的活动范围。唐以后，道教更盛。现在，境内还有一座叫“老君山”的，就留有丰富的道教传说和遗迹。有人研究说，“老君山”就是“太元山”。也许，天全人已对抽象的“太元”一词没了印象，但神仙人物“老君”却牢牢地固化于记

忆了。于是，我想，天全境内有没有第二座道教神山，曾经其名仿佛“太元”一样虚空飘渺，比如叫“天全”，因为山上也住了一位神仙，“天全”记不得了，而神仙的名字，传说不灭。朋友说，照你这么一说，那就只有二郎山了。朋友也就这么一说，我却有些认真了。“老君”对“二郎”（二郎神，又叫“二郎真君”，二郎山的得名传说之一就与二郎神有关），“太元”对“天全”，有意思！只可惜，二郎山缺少更多的道教遗存和文献证据，否则真的可以这么去对应了。不过，二郎山比老君山更野更偏僻，生态环境好，多古意，少雕琢，浑然天成，倒是符合“天全”一词蕴含的道家思想。再则，高大耸立的二郎山，常年云雾缭绕，降水又多，如果说东边芦山的飞仙关是“小漏天”的话，那么“大漏天”则真的非西边的二郎山莫属了。

二郎山就是“天全山”，希望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情感使然。

天全

□ 沈荣均

人生就要像苏轼那样超迈旷达。天漏了就漏了，怨又有啥用？由它去吧。转过身来，雨水退到幕后，迎头便是一米阳光和美。于是，有些豁然开朗了，“天全”，就是“天和”，它是道家圣人为我们虚构的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理想状态：圣人支配万物，支配只是否定的一方面，终极的指向，用以调和保全万物的天性，这也便是“道”的崇拜，终极的使命和意义。

地理学家研究后认为，四川雅安多雨，因为“华西雨屏”之故。西有二郎山，北有夹金山，南有大相岭，留下东边出口，形成了硕大的“漏斗”。盆地暖湿气流自东南向西北，吹向“漏斗”，加上印度洋南支西风暖湿气流东绕大相岭也来到这儿，一起与周围的高山下降气流交互作用。天全又处在这个大“漏斗”的核心地带，降水也就源源不断了。天全人对于自然神力的敬畏，最后演化为传说。数千年来，他们笃信多雨与女娲补天有关。传说，天破之初，女神女娲炼五彩石补天，就要接近成功的时候，却倒下了，倒在了雅安“天漏山”下。人们说，女神累了，为补天累的。女娲呕血而亡，化成了天全的某座山峰。五彩石抛向天空和大地。最后的“天漏”，成为女神的遗恨，也成为天全人的永伤。

女娲在天漏山补天而亡。天全人相互转述，信以为真，不仅出于怀念和寄托，可能还原某种亘古的文化基因影响。天全大坪乡有个“女儿城”，当地百姓说，它是女娲和伏羲缔结秦晋的洞房。此外，天全二郎山下，还有以“紫石”“青石”为名的乡镇，据说那儿就有女娲补天掉在地上的五彩石。

女娲文化的发源争论，有些闹热。最早在新石器时代陕西骊山一带，开始有了女娲的崇拜，是比较主流的说法。作为女娲族的部族治水英雄，符号化为部族的图腾，被世代崇拜。有学者研究认为，女娲族和伏羲族，可能是两个可以通婚的部族，两族融合，并向北，向东，向南，向西迁徙。四川盆地的女娲崇拜，就是女娲文化迁徙的结果。这里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女娲是母亲，伏羲是父亲，天全是氏羌文化的一支，女娲文化在天全流传并固定下来，反映了什么现象？会不会是，父系的氏羌族，最早接纳了女娲文化，因为气温的降低，高山和草往低处退却，氏羌人随着水草从高处往低处迁徙（西南方向），来到天全青衣江畔，后又受到古蜀文明的影响？

不管怎样，女娲留在了天全。前些年闹地震的时候，天全人又一次强烈地怀想起了女娲，建了女娲广场。我个人对人文附会的文化，心存芥蒂。但是，对这件事，却持肯定。女娲并没有解决“天漏”的问题，天全人不但没忘记，还把他镌刻于集体记忆，甚至还改个名“天全”来固化。我的理解，天全人心地善良，念好，面对苦难和挫折，又是乐天派，这一点在精神层面上与女娲何其一致！

“水润天全”，是今天的天全人，给生产生活环境和方式的定位。水，缘自上天的恩赐。上天，本无所功利的。雨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它的好恶。上天又最懂万物，“润”是水的语言，“全”是天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说态度的话——“自然无为”“人物齐一”“全其天性”。自然本无心，万物原有灵。从“天漏”到“天全”，不只是换一个角度的问题，它更反映了我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正确态度。既然天漏了，不可补，既然雨水的多少，别无选择，那么就随缘由性吧，而后，放松去接纳，去调和，于天地之间，于无声处。

万乐“读”为首

□ 冯兴东

聚会都称呼我“冯老师”了，虽不敢接受此称谓，但心里还是有一种“独乐乐”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真好——请原谅我说的真话。

阅读，除了让我进步不小；阅读，也解了我些许忧愁。人生难免有困惑忧愁。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不免青春骚动；当时24岁的我，悄悄爱上了一个同事的妹妹，她优雅清纯，亭亭玉立，楚楚动人，言谈间脸上总是挂着的微笑，让我对她入了迷。经过无数的曲折，总算约到她周末一聚。那份兴奋，那份激动，只有那么幸福与美妙了……我们聚会快要结束时，我斗胆表白：我想追求你。“我已

经有男朋友了。”听到这话，晴天霹雳，让我五分钟没有缓过气来。后来开始了我闷闷不乐的时光；从来没有恋爱过的我，开始品尝“失恋般”的痛苦……放纵、自暴自弃、魂不守舍、日思夜想，长此以往，我将不我？偶然想起曾经阅读过的佛学书籍中有个婚姻与缘分的论述。宇宙人生一切是缘，婚姻更是缘，有的人有缘无分，有的人有分无缘；人生无常，再美的花朵都要凋谢，再爱的人终将离去；周末约我老师闲聊，她送我一联：自古表白多白表，从来姻缘少原因。那一夜，我心旷神怡，豁然开朗，走出了那段情感的苦恼，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比如，生产的艰难：“雨打二十五，后月无干土”“天干之年吃顿饭，水涝之年饿死人。”（天全民谚）比如，出行的不便：“天天下雨天天溜，没得鞋爪子钉钉，爬不上梅子坡顶顶。”（天全民谚）

天全人，习惯了将多雨的日子，过出滋味和声色。下雨闲了，正适合与情人约会：“天上下雨难踩滑，来看冤家不在家。左边画的灵芝草，右边画的牡丹花。”（天全山歌）雨过天晴，空气清新，半山腰里，边劳作，边喊几嗓子，心情一下好很多：“太阳出来照红哩的岩，红岩哩的脚下长青苔。推开青苔喝凉水的水，大声唱起哩的来。”（天全民歌）大声唱起什么歌呢，当然是懂憬耕读传家的幸福生活：“天全一品山丘田，葬了代代出状元。”（天全民歌）

在交通极其不便的年代，天全背夫硬是靠肩挑背磨，踩出了一条会唱歌的“茶马古道”。“一出禁门关，性命交给天。上得象鼻子，翻得马鞍山。下得风吹岭，从此才过关。”（天全民歌《背茶歌》）“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今天，川藏线贯穿天全全境，川藏铁路建设如火如荼，天全人再也不会为天雨路滑愁心。解决了交通问题，天全人就可以放声地歌唱二郎山了：“二郎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歌唱二郎山）歌声里，不止有对神山的敬畏，还有战胜天堑的世纪豪迈。

出行不再成为问题，旅游和康养业的兴起，直接改变了天全的传统农耕方式。天全人把家安在森林的怀抱里，呼吸着最高等级的新鲜空气；在现代化的大棚里，培育蔬果；在云雾山中，种植适宜的红心猕猴桃、有机绿茶和各种珍稀林木和药材；在江河溪沟水田里，养殖鱼虾和鹅鸭，种植“贡米”和荷花。天全人忽然发现，万物从来不如今天这样蓬勃。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雨水的丰沛。“天全人民一条心，青衣江水变黄金。”数千年困扰和纠结的问题，一夜之间被颠覆，被重新诠释——雨水多，竟然是老天留给天全最大一笔不可替代的优质遗产！

于是，天全的雨水，有了诗情和画意——“雅雨”。

当四川盆地热得像一个超级火炉，天全的凉风却没有停止流淌。紧随之后的雨水，常常挨着黄昏下来。暴热之后降雨，往往会带来高温湿热。但此刻，森林滤过的冷气团，正携带丰富的负氧离子，从四维的高山，缓缓下沉。地暑退得很快。夜里，雨下得更爽透了。“天若知人意，夜中秋。”（宋·赵长卿《水调歌头·中秋》）“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唐·杜甫《春夜喜雨》）天全“雅雨”，淋漓漓漓，善解人意，正适合演绎一场完美的香梦。待醒来，夜雨已在梦的恰到好处，悄然离去。推窗远看，一抹烟云映窗，如眉含黛，如此澄明。

雅雨缠绵世少有，疑似银河成天全。天全人之于“天全”的智慧和情感，最后依然归宿于一场冥冥之中，与生俱来的雨水。“水润天全”，是今天的天全人，给生产生活环境和方式的定位。水，缘自上天的恩赐。上天，本无所功利的。雨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它的好恶。上天又最懂万物，“润”是水的语言，“全”是天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说态度的话——“自然无为”“人物齐一”“全其天性”。自然本无心，万物原有灵。从“天漏”到“天全”，不只是换一个角度的问题，它更反映了我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正确态度。既然天漏了，不可补，既然雨水的多少，别无选择，那么就随缘由性吧，而后，放松去接纳，去调和，于天地之间，于无声处。

天全人之于“天全”的智慧和情感，最后依然归宿于一场冥冥之中，与生俱来的雨水。

“水润天全”，是今天的天全人，给生产生活环境和方式的定位。水，缘自上天的恩赐。上天，本无所功利的。雨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它的好恶。上天又最懂万物，“润”是水的语言，“全”是天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说态度的话——“自然无为”“人物齐一”“全其天性”。自然本无心，万物原有灵。从“天漏”到“天全”，不只是换一个角度的问题，它更反映了我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正确态度。既然天漏了，不可补，既然雨水的多少，别无选择，那么就随缘由性吧，而后，放松去接纳，去调和，于天地之间，于无声处。

“水润天全”，是今天的天全人，给生产生活环境和方式的定位。水，缘自上天的恩赐。上天，本无所功利的。雨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它的好恶。上天又最懂万物，“润”是水的语言，“全”是天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说态度的话——“自然无为”“人物齐一”“全其天性”。自然本无心，万物原有灵。从“天漏”到“天全”，不只是换一个角度的问题，它更反映了我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正确态度。既然天漏了，不可补，既然雨水的多少，别无选择，那么就随缘由性吧，而后，放松去接纳，去调和，于天地之间，于无声处。

五

“水润天全”，是今天的天全人，给生产生活环境和方式的定位。水，缘自上天的恩赐。上天，本无所功利的。雨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它的好恶。上天又最懂万物，“润”是水的语言，“全”是天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说态度的话——“自然无为”“人物齐一”“全其天性”。自然本无心，万物原有灵。从“天漏”到“天全”，不只是换一个角度的问题，它更反映了我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正确态度。既然天漏了，不可补，既然雨水的多少，别无选择，那么就随缘由性吧，而后，放松去接纳，去调和，于天地之间，于无声处。

其实，阅读更多的是丰富了我的人生，增进了我对社会、人生的认识 and 了解，促进了我的工作，甚至于家庭的和谐。“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当大多数同学都沉浸在麻将、地主的时，当他们离婚再娶时，我和我的爱妻在家里浇花除草，弹琴绘画，其间之乐，推局中人可赏。古人云：活到老，学到老。这个“学”，主要还是要通过阅读。虽然我己人不惑之年，但每日不可或缺的学习、读书、阅读习惯，一以贯之。今天，一个放牛娃已成为“著书立说”者，梦想也由做一名小学教师自夸为“专家学者”；我由衷感叹：阅读催我进步，阅读改变人生，我永远走在“阅读”的路上……